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四卷

团结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五卷

巴蜀书社

四库全书

精品文存

·4·

仕学规范 自警编 言行龟鉴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仕学规范	行己
提要 (2)	卷七 (35)
原序 (3)	行己
卷一 (4)	卷八 (40)
为学	行己
卷二 (10)	卷九 (44)
为学	行己
卷三 (15)	卷十 (49)
为学	行己
卷四 (20)	卷十一 (54)
行己	行己
卷五 (25)	卷十二 (59)
行己	行己
卷六 (30)	卷十三 (64)
	行己

卷十四 (70)	卷二十四 (116)
莅官	莅官
卷十五 (74)	卷二十五 (119)
莅官	莅官
卷十六 (79)	卷二十六 (123)
莅官	莅官
卷十七 (85)	卷二十七 (127)
莅官	莅官
卷十八 (89)	卷二十八 (130)
莅官	莅官
卷十九 (93)	卷二十九 (134)
莅官	阴德
卷二十 (98)	卷三十 (139)
莅官	阴德
卷二十一 (102)	卷三十一 (144)
莅官	阴德
卷二十二 (107)	卷三十二 (149)
莅官	作文
卷二十三 (112)	卷三十三 (154)
莅官	作文

卷三十四 (158)

作文

卷三十五 (163)

作文

卷三十六 (166)

作诗

卷三十七 (170)

作诗

卷三十八 (175)

作诗

卷三十九 (179)

作诗

卷四十 (184)

作诗

自警编

提要 (191)

卷一 (192)

学问类

学问 见识 器量

卷二 (211)

操修类

正心 检身 诚实 操守

定力 清廉 俭约 无嗜好

谨言语 韬晦 摄养 好生

卷三 (245)

齐家类

孝友 教子孙 赈亲族 居处

卷四 (254)

接物类

交际 君子小人 乐善

教育 厚德 报德不报怨

济昏葬

卷五 (282)

出处类

出处 义命 恬退

处患难 休致

卷六 (298)

事君类上

忠义 公正 德望

得体 讲读 谏诤

卷七 (345)

事君类下

忧国 荐举 用人 善处事上

善处事下 使命		卷二 (465)	德行门
卷八 (391)		卷三 (479)	交际门
政事类		卷四 (486)	家道门
政事 镇静 信 通下情		卷五 (498)	出处门
济人 忧民 救荒 救弊		卷六 (506)	政事门
辩诬 狱讼 财赋 兵		卷七 (534)	民政门
制胜		卷八 (539)	兵政门
卷九 (442)			
拾遗类			
议论反覆 报应			
言行龟鉴			
提要 (450)			
原序 (452)			
卷一 (455)			
学问门			

仕学规范

〔宋〕张 铉 撰
姜庆晖 整理

提 要

《仕学规范》四十卷，〔宋〕张铤撰。铤，字功甫，本成纪人，流寓临安，循王俊之诸孙也，官至奉议郎直秘阁。是书分为学、行己、莅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统载宋儒臣事状，并著出典。所采《九朝名臣传》诸书，俱为修史者所依据，故多与史合，且可补其遗缺。如所录范仲淹镇青社时，设法免青民輶置之苦，青民至为立祠。又赵抃治越州，岁荒，令贮米者反增价糴之，而其后更贱，民胥全活。均云出《四科事实》。又张方平知昆山县，收余赋以给贫民，而止民数十年侵越之讼，云出《哲宗名臣传》。今其书皆不传，而三人本传亦未载。此类颇多，均可以资考证。盖与朱子《名臣言行录》体例虽殊，而于当代文献均为有关者也。

原 序

士大夫多微天资，至错诸行事，往往鲜合中道。才非不逮，微法度也。前言往行，可效、可师，佩服弗替，如循三尺，则幼学壮行焉。往而不中节，藐前修为易与，肆吾意之所向，跌宕乖盭，漫亡据依。幸而齷齪亡闻，人犹以不能恕。至如得声名处贵显，有识将起贤者过之之叹。斥规矩以觊全材，屏范模而良器是图，世固无若事也。仰惟熙朝，累圣纘承，一以姬孔道学造天下士。名公硕儒闻风作兴，步武相属。其大者，功烈在天，铭立鼎彝，诚未易窥测。至如问学之困深，操行之端方，政事之精醇，与夫阴功、隐德、奇辞奥论，流播简册者，皆足以擅称一时，诒宪百世。铉天资庸朴，粗知读书，日思放潦膏粱之习，以从贤士大夫后。是以寤寐前哲，采摭旧闻。凡言动举措粹然中道，可按为法程者，悉派分鳞次，萃为钜编，以便省阅。夫致知必由学，故先之以为学。学，行之上也，故次之以行己。有余，斯可推以及人，故次之以莅官。为政莫如德，故次之以阴德。有德者必有言，故以诗文终焉。谓其皆可为终身法，遂目之曰《仕学规范》，且折为四十卷。庶几口咏心惟，趣向弗讹。昭然《中庸》、《大学》之可敬，俨乎正人端士之在左右。语不云乎，“过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余方用是自警，亦愿与同志勉焉。淳熙岁丙申四月，秦川张铉时可序。

仕学规范·卷一

为学

司马温公光，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词醇深，有西汉风。

晏元献公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忧，寓居城中，晏公请往府学。仲淹尝宿学中，其教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息，皆有时刻。往往潜至齐舍诘之，见先寝者诘之，其人给云适疲倦暂就枕耳。仲淹问未就寝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仲淹即取书问之，其人不能对，乃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霸州文安县主簿苏洵，年二十七岁，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稟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愬，故得之精。

庆历中，范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尝语客曰：“某修学时最为贫窶。与刘某同上长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

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齏十数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朱昂侍郎甫，弱冠辞亲游学，其父给钱二千以为行资，径入衡山书院。服勤学问，孜孜不怠。夜则拾桐油子，然以诵书。三年业成而归，复以二千纳于父，封识宛然。

司封郎中孔延之，幼孤，自感厉。昼耕读书塋上，夜燃松明继之。学艺大成，乡举进士第一，遂中其科。

李待制行简，家素贫，能刻志自学。坐石上读六经，每至夜分，虽寒暑不以少易。又聚木叶学书，其笔法遒劲。聚书至万余卷，多手自抄写。人谓之李书楼。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可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

祠部郎中强至，字几圣，少有志节，力学问。年二十举开封府进士，黜于礼部。退而叹曰：“非有司之罪，吾术未善耳。”乃益自刻励，读书属文，忘昼夜寒暑。吴俗喜游嬉请谒，公闭门，一切谢绝。当食不扬七箸，蚊虫嚼肤不一举手扑之。曰：“是皆害吾学之功。”后果中上第。

范忠宣公纯仁，娶天章阁待制王质之女，封魏国夫人。公既娶，为学益笃。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遇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置灯帐中，夜分不寝。一举登皇佑元年进士乙科。后公贵，魏国犹收其帐，项如墨色。时以示诸子孙，曰：“而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

盛文肃公度好学，家居惟图书满前。每归休，未尝释手。或劝之少休，则曰：“吾自乐此，非以为劳也。”

衙尉寺丞向纶，雅有奇节，不妄交。自念世禄子弟溺志膏粱

之间，乃昼夜刻苦于学，日诵数千言，一记辄不忘。

虞部郎中李虚舟，家贫无书，假本于人，必手自抄录，夜则弦诵。长为辞章，颇出流辈。

崇政殿说书荣阳吕公希哲尝言：“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

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

学者不谋道久矣！然道固不茆废，而圣人之书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为刑祸禄利动其心者，则勉之皆可至也。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安定胡先生侍讲，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书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问，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读。

安定先生，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为先。故学中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簪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

程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

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

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

李颙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室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志道恳切，固是诚意，若迫切不中理，则反为不诚。盖实理中，自有缓急，不容如是之迫。观天地之化，乃可知。

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

《大学》乃孔子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今之学者，唯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逊以养其体，文章

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

以书传道，与口相传，瞭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

今语道，则须待要寂灭湛静，形使如槁木，心使为死灰。岂有直做墙壁木石，而谓之道？所贵乎智周天地万物而不遗，又几时要如槁木！论心术，无如孟子，也只谓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则却于何处有事？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根脚，始得。

孟子论四端，处则欲扩而充之，说约。处则博学详说，而反说约，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

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须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邻到。德盛后自无窒碍，左右逢其原也。

所务于穷理者，非道须尽穷了天下万物之理，又不道是穷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又如置镜空中，无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学，则却都不察，及有所学，便觉察得。

伯淳在澶州日，修桥少一长梁，曾博求之民间。后因出入，见林木之佳者，必起计度之心。因语以戒学者，心不可有一事。

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

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

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凡人才学，便须知著力处；既学，便须知得力处。

人之学不进，只是不勇。

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常爱杜元凯语，“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圣人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古人为学易。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舞勺、舞象。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义以养其心。又且急则佩韦，缓则佩弦。出入闾巷，耳目视听及政事之施。如此，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入。今之学者，只有义理以养其心。

问：“学何以至有觉悟处？”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则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后有觉也。学而无觉，则何益矣！”又，“奚学为思？”曰：“睿睿作圣，才思便睿。以至作圣，亦是一个思。故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

士之于学也，犹农夫之耕。农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则不得生。士之于学也，其可一日舍哉！

学者言入乎耳，必须著乎心，见乎行事。如只听他人言，却似说他人事，已无所与也。

问：“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曰：“以理义去推索，可也。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问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今人多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唐棣初见先生，问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

仕学规范·卷二

为学

学在知其所有，又养其所有。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不得放过也。

学始于不欺暗室。

学者有所得，不必在谈经论道间，当于行事，动容周旋中礼，得之。

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如是只是讲论文字。

张思叔请问，其论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